

畢加索 珍稀女子像畫作首度來港 看大師私藏「繆斯女神」

●畢加索



近日藝術界再次帶來讓人熱切期待的作品。跨越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紀與時空的著名藝術家畢加索（Pablo Picasso）以及草間彌生（Yayoi Kusama）的作品日前來港，並同步在香港展出至4月22日。展覽中，觀眾可以一睹畢加索四十年来首度面世的肖像畫鉅作《戴淡紫色貝雷帽的女子》（Femme au Béret Mauve）以及從未曝光的草間彌生的六件早期作品，並從畫作中窺探藝術家背後的生活故事。

文、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苡楠



●廣瀨輝夫（左）和草間彌生於2007年的合照。（香港邦瀚斯供圖）



●畢加索創作於1937年的作品《戴淡紫色貝雷帽的女子》。

展覽詳情：
地點：金鐘太古廣場一期20樓
時間：即日起至4月22日



●畢加索創作於1937年的作品《哭泣的女人》。



●同場還展出了卡米耶·畢沙羅的作品《女孩羅莎的側面肖像》。

畢加索於1937年創作了《戴淡紫色貝雷帽的女子》，畫作一直伴隨着藝術家直到他的離世。多年以後，一位美國私人收藏家通過畢加索家裏的成員將這幅畫作購買，收藏了近四十年從來沒有公開過。本次作品《戴淡紫色貝雷帽的女子》面世，不但讓大眾再次欣賞到畢加索另一經典的筆觸，藝術家還將愛人「繆斯女神」瑪莉·德蕾莎（Marie-Thérèse Walter）定格於畫布中，觀眾可以在畫中探索畫作背後的歷史背景，以及畢加索生命中的感情生活。

畫中寫入人生故事

據了解，1937年對於畢加索的藝術生涯相當關鍵，有着深刻的意義。當年正值內戰，也是二戰即將爆發的時期，周遭充斥着緊張和焦慮的氛圍，其國家西班牙因為衝突而面臨分裂，是畢加索個人生命中的一場悲劇。同年，畢加索與妻子奧爾加（Olga）的關係遇上了挑戰，在婚姻以外，畢加索亦與瑪莉·德

蕾莎以及朵拉·馬爾（Dora Maar）分別譜寫了兩段感情關係，甚至和瑪莉·德蕾莎誕下女兒。作品《戴淡紫色貝雷帽的女子》中，畢加索用了畫筆的尾部給瑪莉·德蕾莎的頭髮勾勒出線條，讓肖像變得更加生動、面孔更鮮明。觀眾能夠在畢加索色彩運用的部分，感受到藝術家當時發放的正能量。以絢麗和光明的顏色揮筆，用來表達畢加索對瑪莉·德蕾莎的愛，以及他們之間的喜悅和情慾。

面對生命中種種的變化與戲劇化的歷程，顯然會影響、且無形中塑造了畢加索日後的畫風，無疑瑪莉·德蕾莎的存在也成為他主要創作靈感的一部分。根據邦瀚斯印象派及現代藝術環球主管India Phillips形容，三十年代末是畢加索創作的世界和視野最具有自信以及力量的時期，因為他的作品超越了現代主義，真正建立了屬於自己的視覺

兩件作品體現不一樣的情感

同樣出自畢加索1937年的創作，作品《哭泣的女人》展示了畢加索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情感表達。畫作中的朵拉·馬爾肖像，呈現她在尖叫和哭泣的面貌，通過她的表情和淚水，作品埋下了當時社會的狀況和政治環境的線索。據了解，朵拉·馬爾曾親眼目睹格爾卡尼被投擲炸彈，畢加索則用畫作將這一刻的朵拉·馬爾的情緒記錄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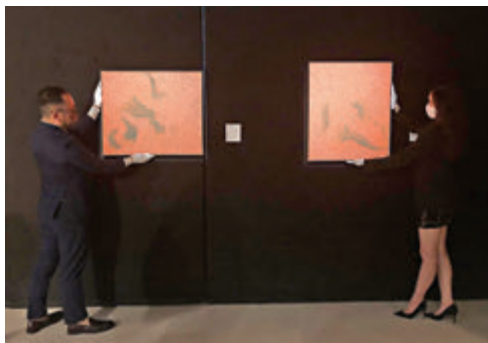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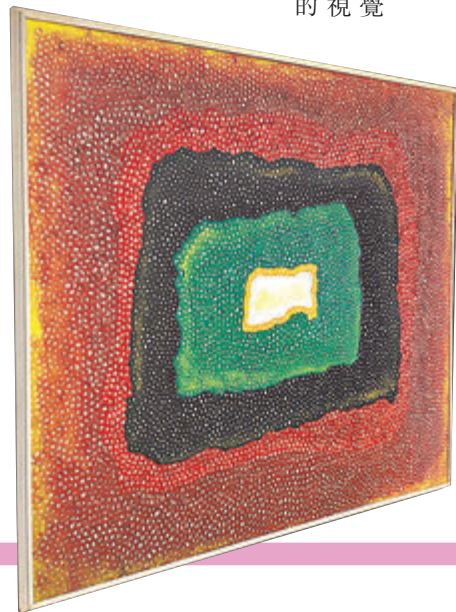
根據India Phillips，《哭泣的女人》和《戴淡紫色貝雷帽的女子》都被稱為畢加索的不朽之作，通過它們，觀眾了解到畢加索身處的環境給他帶來的黑暗與悲劇。與此同時，透過《戴淡紫色貝雷帽的女子》卻也可以感受到畢加索和瑪莉·德蕾莎都是彼此心靈的避風所，相處之間擦出了生命中美好的火花。

語言。India Phillips還提到，幾乎畢加索畢生的所有作品已經很難在藝術市場上再找到，尤其是在二戰前後的畫作，畢加索因為受到兩位情人瑪莉·德蕾莎和朵拉·馬爾的啟發和影響，那段時期的作品無疑是最具價值、最為觀眾所渴望能夠在展覽中欣賞到的作品。

罕見草間彌生作品亮相

有「波點女王」之稱的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為了創作和自由，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獨身遠赴美國追求藝術夢，而這段時期的作品也見證着藝術家從日本觸覺逐漸體現出西方的思想，為日後的藝術生涯奠定了雛形和基礎。到了六十年代，草間彌生因為要治病，認識了當時在布蘭克斯區的外科醫生廣瀨輝夫，他同

●草間彌生大概於1965年創作的作品《無題》。



●草間彌生以河川為主題的畫作《密西西比河》（左）和《哈德遜河》。



●香港邦瀚斯現場。

時也是當時心臟直視手術及搭橋手術的先驅醫學團隊成員。廣瀨輝夫作為當時僅有的兩名日本醫生之一，他特意為日籍病人提供價格較低的醫療服務，尤其對藝術家更為慷慨，甚至會免費治病。雖然草間彌生和廣瀨輝夫兩人外在的風格不一，但年齡和出生背景相若，也有同樣的想法和追求，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

而本次在香港就展出其中六件首次出現、歷來最稀罕的草間彌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的作品，是當時草間彌生親身從日本隨身帶到美國，並作為禮物贈送給醫生兼好友廣瀨輝夫。作品包括：約於1965年的《無題》、《密西西比河》以及《哈德遜河》等畫作。其中，《無題》從尺幅相對較大的畫布帶出多種鮮

艷的色彩，帶領觀眾慢慢走進草間彌生的情感世界，亦為日後如《無限鏡屋》的系列鋪墊了基礎；《密西西比河》和《哈德遜河》則以赤色為主調，與同期藝術家的畫作和白色格調畫風成了一種對比，實屬罕有。

草間彌生早期的作品經常重複探索某些特定的主題，這些作品早已被不少收藏家、派別與體系認為她藝術事業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無論是主題「無限網」、波爾卡圓點還是花卉元素，都離不開草間彌生的創作。「早期的作品隨著草間彌生的成熟變得柔和起來，讓作品也漸漸取得成功。」邦瀚斯戰後與當代藝術環球主管Ralph Taylor認為這些畫作從一個成功的藝術家家中體現了最好的元素。



●廣瀨輝夫醫生（香港邦瀚斯供圖）

M+香港博物館政策未來

深圳最近宣布了一連串博物館發展計劃，當中會興建十個新的博物館。都是以紐約倫敦的博物館格局為布局。有和自然科學有關、有和科學有關。這些博物館未來將會是推動深圳成為一個國際文化中心城市的重要基建。

博物館是文化基建非常重要的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針對當地市民為服務對象，建立市民參與文化藝術的定位。最重要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當年的成立不是為遊客而設，而是美國針對進行國民文化教育為目的。透過展覽、透過各類藝術文化物件、古物的收藏教育，讓公民認識世界，認識美國文化的演變。所以它的定位一定是公民教育的。

最好的博物館的對象不是遊客，而是以本地市民為目標。台灣近年市民的文化藝術、文創等出現很大的變化，

就是因為台灣聚焦自身的文化藝術。日本的博物館的對象也是其國民。

健全的博物館政策通常都需要有些法規。「博物館法」是每個先進城市都有的。上海其實早於差不多十年前已經設定博物館法；並以巴黎、紐約、倫敦為目標。其目前博物館的總面積已經達至世界城市的標準。而且博物館法容許私營博物館、公私合營博物館以及各式類型的博物館。有分類、有分級。而香港幾乎什麼法都沒有、什麼政策都沒有。目前仍然停留在1997年前的一個狀態。

西九文化區M+本來的定位應該是面對香港市民的一個全方位博物館，現在變成了一個當代藝術博物館。這個變化是非常巨大的。因為博物館的主要功能是進行公民教育，提升公民的文化意

識。香港人的文化水平大家心知肚明。其實香港人對傳統中國藝術、對西方藝術都是一知半解。突然M+要跳到去一個這麼高的當代藝術層次，是否合適呢？

什麼是世界級博物館？我們去日本有一個叫「金澤21世紀美術館」，它也是以當代藝術為主題。但是它在整個規劃，由建築設計以至購藏，都是有着非常特別的策略。舉個例子，目前紅透半邊天的建築師原研哉先生，早年便於金澤21世紀美術館做了幾個十分有趣的液態裝置，日本當代藝術館必然以日本本土為本。

香港目前M+的一個情況是香港購藏只佔10%，另外90%都是非香港的。如果我們再深入去看購藏預算，香港雖然佔10%，但是購藏的預算可能1%也

辦不到，這樣正常嗎？這樣合理嗎？香港目前的文化水平需要由基本功做起。要知道西方文藝復興的繪畫史、要知道中國文人畫是什麼？要知道這些基本，我們才能夠進入當代藝術的世界，因為當代藝術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具批判性、分析性思考的地方。以香港這樣一個反智的城市，香港市民如何能夠去介入？去認識去理解當代藝術是我們必然需要的。

當然從整體社會發展來看，有一個當代藝術館當然也不是壞事。但是更大的問題是香港現在沒有任何博物館政策、沒有任何博物館法。多年來大家都呼籲要建一個李小龙博物館、要建一個金庸博物館。這些仍然只是紙上談兵。但是我們看看內地，近二十年來博物館發展非常蓬勃，不同形式的博物館也存



●M+博物館將於年底開幕。

在於內地，而深圳這個全新的博物館發展計劃落成之後，必然也會成為一個真正世界級的國際文化中心。香港若不認清形勢，腳踏實地去做文化藝術發展的基建，我們只可以口頭上說是世界級，但實際上已經不是世界級了。

文：胡恩威
（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